廣弘明集/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二 ◄

廣弘明集
卷十三

► 卷十四

卷十三

○辨惑篇第二之九

△辨正論十喻九箴篇——釋法琳

十喻篇上答李道士十異論

有黃巾李仲卿，學謝管窺，智慚臆度。矜白鳥之翼，望駭嵩華；負爝火之光，爭輝日月。乃作《十異九迷》，貶量至聖。餘慨其無識，念彼何辜，聊為《十喻》曉之，《九箴》誡之，用指諸掌，庶明達君子，詳茲而改正焉。

外一異曰：太上老君托神玄妙玉女，剖左腋而生。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，開右脅而生。
內一喻曰：

老君逆常，托牧女而左出，世尊順化，因聖母而右生。

開士曰：案盧景裕、戴詵、韋處玄等《集解五千文》，及梁元帝、周弘政等《考義類》云：太上有四，謂三皇及堯舜是也。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，臨萬民之上，故云太上也。郭《莊》云：“時之所賢者為君，材不稱世者為臣。”老子非帝非皇，不在四種之限，

有何典據，輒稱太上耶？撿道家《玄妙》及中台朱韜《玉劄》等經，並《出塞記》云：“老是理母所生。”不云有玄妙玉女。既非正說，尤假謬談也。《仙人玉籙》云：“仙人無妻，玉女無夫。雖受女形，畢竟不產。”若有茲瑞，誠曰可嘉。何為《史記》無文，《周書》不載？求虛責實，信矯妄者之言乎？

《禮》云：“退官無位者左遷。”《論語》云：“左衽者非禮也。”若以左勝右者，道士行道，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？國之詔書，皆云如右，並順天之常也。

外二異曰：老君垂訓，開不生不滅之長生。釋迦設教，示不滅不生之永滅。內二喻曰：

李聃稟質，有生有滅，畏患生之，生反招白首。

釋迦垂象示滅示生，歸寂滅之，滅乃耀金軀。開士曰：《老子》云：“吾有大患，莫若有身，使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”患之所由，莫若身矣。老子既患有身，欲求無惱，未免頭白，與世不殊，若言長生，何因早死？

外三異曰：老君應生，出茲東夏。釋迦降跡，挺彼西戎。內三喻曰：

李耳誕形，居東周之苦縣，能仁降跡，出中夏之神州。

開士曰：《智度論》云：“千千重數，故曰三千，二過復千，故曰大千。迦維羅衛居其中也。”《樓炭經》曰：“蔥河以東，名為震旦，以日初出，耀於東隅，故得名也。”諸佛出世，皆在中州，不生邊邑。邊邑若生，地為之傾。按《法苑傳》《高僧傳》《永初記》等云，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，法師云：中天竺地，夏至之日，日正中時，豎木無影。漢國影台，至期立表，猶餘陰在。依《算經》天上一寸，地下千里，何乃悟焉，中邊始定。約事為論，中天竺國則地之中心，方別巨海五萬餘里。若準此，土東約海濱，便可震旦本自居東，迦維未肯為西，其理驗矣。

外四異曰：老君文王之日，為隆周之宗師。釋迦莊王之時，為罽賓之教主。內四喻曰：

伯陽職處小臣，忝充藏吏，不在文王之日，亦非隆周之師。牟尼位居太子，身證特尊，當昭王之盛年，為閻浮之教主。

開士曰：《前漢書》云“孔子為上上流，是聖；老子為中上流，是賢”。何晏、王弼云，老未及聖。《二教論》云：柱史在朝，本非諧讚，出周入秦，為尹言道。無聞諸侯，不見天子。若為周師，史無明證。不符正說，其可得乎？案《史記》、王儉《百家譜》云，李者高陽之後，始祖咎繇為舜理官，因遂氏焉。李氏之興起於聃也，自聃之前，未有李姓，唯氏理焉。以樹下生，乃稱李氏。老子之子名宗，仕魏文侯，蓋《春秋》之末，六國時人也。文王之世既無李姓，何得有聃出為周師？年代參差，無的依據。《抱樸》云出文王世。嵇康、皇甫謐並云生殷末者，蓋指道之偽文，非國典所載。

外五異曰：老君降跡周王之代，三隱三顯五百餘年。釋迦應生胡國之時，一滅一生壽唯八十。內五喻曰：

李氏三隱三顯，既無的據可依，假令五百許年，猶慚龜鶴之壽。法王一滅一生，示現微塵之容，八十年間，開誘恒沙之眾。

開士曰：撿諸史正典，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。唯臧兢諸操等《考義例》云，為孔說仁義禮樂之本，為一時。？王之世，千室以疾病致感，老君受百八十戒，並《太平經》一百七十篇，為二時。至漢安帝時，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，於時自稱周之柱史，為大上所遣，為三時也。夫應形設教，必藉有緣，勸化度人，皆資徒眾。豈可五百年間，全無弟子，三出三隱，不見門人？稟學親承，杳然河漢；烏有之說，委巷空傳。在周劣駕小車，鬢垂絲髮；來漢即能簫鼓，雲萃雨從。幹寶《搜神》，未聞其說；《齊諧》異記，不載斯靈。撫臆論心，詭妄尤甚。

外六異曰：

老君降世，始自周文之日，訖乎孔丘之時。釋迦下生，肇於淨飯之家，當我莊王之世。內六喻曰：

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，終景王壬午之年，雖訖孔丘之時，不出姬昌之世。

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，終穆王壬申之歲，是為淨飯之胤，本生莊王之前。

開士曰：孔子至周，見老聃而問禮焉。《史記》具顯，為文王師，則無典證。出於周末，其事可尋；若在周初，史文不載。又檢《周禮》官儀，文武成康之世，並無柱史、藏吏

之名，當是正品闕條，周末小吏耳。

外七異曰：老君初生周代，晚適流沙，不測所終，莫知方所。釋迦生於西國，終彼提河，弟子槌胸，群胡大叫。內七喻曰：

老子生於賴鄉，葬於槐裏，詳乎秦佚之吊，責在遁天之形。瞿曇出彼王宮，隱茲鶴樹；傳乎漢明之世，秘在蘭台之書。

開士曰：《莊子內篇》云：“ 老聃死，秦佚吊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怪問：非夫子之徒歟？秦佚曰：向吾入見，少者哭之如哭其父，老者哭之如哭其子。古者謂之遁天之形，始以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 ”遁者隱也；天者免縛也；形者身也。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，今則非也。嗟其諂曲，取人之情，故不免死，非我友也。

外八異曰：

老君蹈五把十，美眉方口，雙柱參漏，日角月懸，此中國聖人之相。

釋迦鼻如金挺，眼類井星，精若青蓮，頭生螺髮，此西域佛陀之相。內八喻曰：李老美眉方口，差是長者之征；蹈五把十，未為聖人之相。

婆伽聚日融金之色，既彰希有之征，萬字千輻之奇，誠摽聖人之相。

開士曰：《老子中胎》等經云，老聃黃色，廣顙，長耳、大目，疏齒、厚唇。手把十字之文，腳蹈二五之畫。止是人間之異相，非聖者之奇姿也。傳記並云，老子鼻隆，薄頭，尖口，高齒，疏眼睞，耳擿髮，蒼黧色，厚唇，長耳。其狀如此，豈比佛耶？如來身長丈六，方正不傾；圓光七尺，照諸幽冥。頂有肉髻，其髮紺青；耳覆垂埵，目視開明；師子頰車，七合網盈；口四十齒，方白齊平，舌能掩面，蓮花葉形；手內外握，掌文皆成，其語雷震，八種音聲，胸上萬字，足輪千縈，色融紫磨，相好難名。具三十二八十種禎，放一光而地獄休息，演一法使苦痛安寧。備列眾經，不煩委指。

外九異曰：老君設教，敬讓威儀，自依中夏。釋迦制法，恭肅儀容，還遵外國。內九喻曰：

老是俗人，官居末品，衣冠拜伏，自奉朝章。佛為聖主，道與俗乖，服貌威儀，豈同凡制。

開士曰：昔丹陽餘玖興撰《明真論》以駁道士，出其偽妄，詳彼論焉。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。在昔五帝鹿巾，許由皮冠，並俗者之服耳。褐身長三丈六尺，有三百六十寸，言法一歲三十六旬，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。褐前有二帶，言法陰陽兩判，巾之兩角又法二儀。餘氏又云，若周秦二世，即以夏之十月為年，至於分度盈縮，曆運折除，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？考堯、舜、周、孔，不為此服，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，又降帝嚳，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。窮此等服，曾無據焉。案周有赤雀之征，且感丹書之瑞，既符火德，世服朱衣。老是周人，兼陪末吏，冠履拜伏，自奉恒儀。即曰治頭，本名鬼卒。黃巾赤籙，不效伯陽，祝水行符，親師張氏。非道非俗，祖習誰風？

外十異曰：老君之教，以復孝慈為德本。釋迦之法，以舍親戚為行先。內十喻曰：

老訓狂勃，殺二親為行先。釋教仁慈，濟四生為德本。

開士曰：汝《化胡經》言，喜欲從聃。聃曰：“若有至心，隨我去者，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，乃可去耳。”喜乃至心，便自斬父母七人，將頭到聃前，便成七豬頭。夫順天地之道者，行也。不傷和氣者，孝也。丁蘭感通於朽木，董永孝致於天女。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，況聃、喜行道於天下，斬其父母，何名孝乎？戮其妻子，豈謂慈乎？

內十喻答外十異

內從生有勝劣第一

立教有淺深二

德位有高卑三

化緣有廣陝四

壽夭有延促五

化跡有先後六

遷謝有顯晦七

相好有少多八

威儀有同異九

法門有頓漸十

外從生左右異一

外論曰：聖人應跡，異彼凡夫。或乘龍象以處胎，乍開脅腋而出世。雖復無關兩氣，非假二親，至於左右之殊，其優劣之異，一也。內從生有勝劣

內喻曰：左衽者則戎狄所尊，右命者為中華所尚。故《春秋》云：“蒙卿無命，介卿有之，不亦左乎？”《史記》云：“藺相如功大，位在廉頗右，頗恥之。”又云：“張儀相右，秦而左魏，犀首相右，韓而左魏。蓋云不便也。”《禮》云：“左道亂群殺之。”豈非右優而左劣也？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云：“老子楚之相人，家於渦水之陰，師事常松子，及常子有疾，耳往問疾焉。”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。撿太史公等眾書，不云老子剖左腋生。既無正出，不可承信，明矣。驗知揮戈操翰，蓋文武之先，五氣三光，實陰陽之首。是以釋門右轉，且符人用；張陵左道，信逆天常。何者？釋迦起無緣之慈，應有機之召，語其跡也。則行滿三祇，相圓百劫，降神而乘玉象，掩耀而誕金姿。三十二祥休，征開於地府，一十八梵禎，瑞駭於天宮。靈相周於十方，神光顯乎八極。述其本也。久證圓明，塵沙莫能算其壽；早登寂照，虛空無以量其體。豈唯就攀枝而偉瑞，征白首而效祥，猶螢光與龍燭競輝，魚目共蛇珠並耀，爾道之劣一也。

外教門生滅異二

外論曰：夫等無生滅，其理則均，導世引凡，不無差異。但生者物之所以欣，滅者物之所以惡。然則生道難得，必俟修功；滅法易求，詎勞稟學？是知騰神駕景，自可積劫身存，氣盡形殂，固當一時神逝。此教門之殊，二也。

內立教有淺深

內喻曰：夫滅身以懼大患，絕智以避長勞，議生靈於懸疣，齊泯性於王樂，蓋老莊之談也。且綿綿常住，古皇則不死不終，澠澠無名，老氏則復歸無物。然常存非永沒之稱，無物豈長生之化耶？抑復明其淺深。至如保弱守雌之文，虛心實腹之論，審浮生之有量，嗟智水之無涯。語大則局在域中，陶鈞則不出性分，蓋其志也。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，挺圓極之照，測微則窮乎絕隙，究理則控在無方，美氣與氤氳共和，神軀同太虛比固，語其量也。猶嵩華與培塿殊峻，溟渤將坎井異深，爾道之劣，二也。

外方位東西異三

外論曰：夫東西二方，自有陰陽之別，左右兩位，便成仁義之殊。仁惟長善，陽又通生；義主裁成，陰論肅殺。二氣為教，則陰不及陽；五德為言，則仁深義淺。此方位之殊，三也（彈曰：乾為陽為父，位在西北，坤為陰為母，卜之西南。北方盛陰之鄉，便為中男之位，南方盛陽之地，翻成中女之居。男女既無定方，陰陽不拘恒準。所以木賊土故，以己為甲妻。金克木故，以乙為庚妻。乾既位高，乃居西北，震能出帝，復在東方。至如禮席，若南北鋪之，即以西方為上，言順乾尊也。東西列之，即以南方為上，言逐陽盛。優劣自見之謂歟）。

內德位有高卑三

內喻曰：夫金夫木妻，陰陽孰可永執？離南坎北，男女匪有定方？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，取男女生於東方也。子午以西為陰者，言父母老於西方也。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，非尊卑以言勝劣。假令父母在西，未應卑子，男女在東，豈敢尊父？仁非義則不成，義非仁則不養。所以子午以東，仁也。父西，義也。隨處立準，無惑大方。苟局判於所生，而拘限於封域者，亦當西羌大禹所出，仁泛之德頓虛；東夷文王所生，裁成之教永缺。吞江納漢，非湫隘之陋居；浮渭據涇，無帝皇之神宅（前折邪，次歎正）。夫釋氏者，天上地下，介然居其尊。三界六道，卓爾推其妙。加以小學二乘之侶，大心五品之倫。譬眾星之拱北辰，若金山之麗碧海，足令鹿頭象面，屈矯抗之心，六異十仙，申伏膺之禮。何止挫徐甲於庸夫，導尹喜於關吏，稟學於牙齒之際（高士傳曰：“常松子因張其口。”老子曰：“將非謂齒剛而亡舌，柔而存。”常子曰：“盡矣。”），收名於藏史之間乎？爾道之劣，三也。

外適化華夷異四

外論曰：夫華夷禮隔，尊卑著自典墳；邊正道乖，勝負存乎史冊。戎狄之主，不許僭號稱王；楚越之君，故自貶之為子。豈可獯鬻之小匠，匹我天王之大師，此華夷之異，四也。

內化緣有廣狹

內喻曰：案《道德序》云：“ 老子修道自隱，以無名為務，周衰出關，二篇之教乃作。 ”然《周書》《典謨》無老氏所制，案《二教論》云：“ 五千文者，容成所說，老為尹談。 ”蓋述而不作也。又職惟藏吏，位非阿衡，隆周之師，將非烏有（前折邪，次歎正）。釋迦降神，羅衛托質王宮，智實生知，道惟遍覺。演慧明於百億，敷法雲於大千，靈澤周於十方，神化覃於四表。崇崖峻壁之典，龍居象負之文，蓋盈溢於茲矣。雖弘羊潛計之術，莫能紀其纖芥；鄒衍談天之論，無以議其涓滴。豈夫章詮八十，文列五千而已哉？恨子未窺牆仞，致有武叔之毀，亦復何傷日月，故多念其不知耳。爾道之劣，四也。

外稟生夭壽異五

外論曰：夫老君道契環中，與虛空而等量，神超象外，隨變化而無窮。所以壽命固不同凡，隱顯居然異俗。

釋迦生涯有限，壽乃促期，一滅不能再生（彈曰老子既云長生，今日在何郡縣乎），八十何期危脆。此壽夭之異，五也。內壽夭有延促五

內喻曰：《序》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，蓋太陽之數，壽一百六十年，處胎已過其半。三變五百，將非假稱珍怪？太史公以為，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，皆老子也。或言二百三十年，或一百六十歲。皇甫謐云：“ 諸子之書，近為難信。唯秦佚吊焉，老死信矣。世人見穀神不死，是以玄牝，故好事者遂假托焉。 ”《神仙傳》云：“ 鬱華子、錄回子、傳豫子、大成子、赤精子、武成子、尹壽子、真行子、錫射子、反邑先生等，並是老身者，止見碎書，不出神仙正經，未可據用也。夫有天地則有道術，道術之士何時暫乏？豈獨常是一老子也？皆由晚學之徒，好奇尚異。苟欲推崇老子，使之無限，淺見道士，欲以老子為神異，使後世學者信之，故為詭說耳。 ”誠哉斯言！可為鑒矣。夫妙樂資三德乃成，法身為五分所立，是以生滅頓遣，圓覺之性乃彰；空有兼融，靈儀之妙攸在。

故得形超視聽之表，名息情塵之外。湛然常樂，文係之所未詮；嶷爾圓明，言象之所莫測。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，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。五雲九轉，悲繩鳥之暫留；飛雪玄霜，比遊駒以難固。信鍾馗無大椿之久，蜉蝣罕龜鶴之年。爾道之劣，五也。

外從生前後異六

外論曰：道佛二經，各陳其說。或言劫劫出世，競事無先；或代代出生，爭陳久遠。此之眇邈，難取證知。今依傳史，定其時代。人倫而語，則老尊而少卑；鄉黨為言，亦長兄而幼弟。此先後之異，六也。

內化跡有先後

內喻曰：釋誕隆周之初，老生姬季之末，論年二百餘祀，語世一十餘王。紫氣青牛，弗在昭莊之世；神光白象，非關桓景之年。然而洞霧昏天，濁流翳地。文仲逆祀，孔子非其不智；子禽毀聖，賜也譏其失言。言玷難磨，駟不及舌，誠不虛也（前折愚，後歎聖）。夫俯跡應凡，托質於危脆；蹈機化物，同壽於百年。故果局因修，信相由茲起惑；齡促化廣，慈氏以故發疑。巨嶽非衡石所量，譬壽久而猶邈，玄虛非丈尺所辨，方劫遠而無窮。豈知蛇穴求仙，翻其夭世；纓待藥，未且延齡？蓋騰璟共鵬翼偶高，馳駑與驥足爭遠。爾道之劣，六也。

外遷神返寂異七

外論曰：老君初誕之日，既不同凡；晦跡之時，故當殊世。所以西之流沙，途經函穀，青牛出境，紫氣浮天，不測始終，莫知方域。釋迦抱危，疾於舍衛，告殞命於雙林，燒柩焚屍，還同胡法，氣盡神謝，曾不異凡。此去世之異，七也。

內遷謝有顯晦

內喻曰：序云托形李氏之胎，示人有始終之義，豈非生滅耶？即莊生所云“老聃死，秦佚吊”之是也。而生依賴鄉，死就槐裏，始終莫測，何其瞽哉（前折邪，後歎正）！夫大慈化圓德滿，緣謝機亡。仁舟溺於兩河，慧日沈於雙樹，其六天八國之伍，法儔聖眾之倫，且電合而風馳，既雲委而霧集。靈齒瑞骨，昭勝福於殊方；紺髮紅爪，顯神功於絕代。是知莫來莫往，弘濟之德美焉；非顯非昧，聲華之風盛矣。豈同鼎湖亡返，橋山

之塚獨存；流沙不歸，扶風之隴空樹（《皇覽》云：黃帝塚在橋山。老子塚扶風）。爾道之劣，七也。

外賢聖相好異八

外論曰：夫聖人妙相，本異凡夫。或八采雙瞳，河目海口，龍顏鶴步，反宇奇毫。至如卷髮綠睛，夷人之本狀；高鼻深目，胡子之常形。豈可匹我聖人，用為奇相？若事佛得此報者，中國士女翻作胡形。此相好之異，八也。

內相好有多少

內喻曰：聖人相質無常，隨方顯妙。是以蛇軀龍首之聖，道穆於上皇；雙瞳四乳之君，德昭於中古。周公反握，猶騏驥之一毛；禹耳齊肩，乃昆山之片玉（前釋疑，後歎正）。夫法身等於如如，無方理絕稱謂；化體由乎應物，妙質可涉名言。故有白毫紺睫之輝，果脣花目之麗，萬字千輻之相，日輪月彩之殊，非色妙色之容，離相具相之體。薄拘有而不具，輪王具而不明（《薩遮經》云：非色生性勝諸相，一曰福勝，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四生眾生並成輪王，更增百倍，始就如來一毛功德。復加百倍，始成一好功德。復加百倍，始成一相功德。復加百倍，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。復加百倍，始成一無見頂相。復加百倍，始成螽髻功德）。仙人睹而自悲。嗟衰葉之旦暮，梵志見而興感，歎靈華之罕逢，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，蒙斷菑以顯異（曹植《相論》云：孔子面如蒙倛，周公形如斷菑也）。豈陽文與醜蔑比麗，孟陬與　傴廉競妍？爾道之劣，八也。

外中表威儀異九

外論曰：老教容止威儀，拜伏揖讓，玄巾黃褐，持笏曳履，法象表明，蓋華夏之古制（彈曰：道士元來本著儒服，不異俗人。至周武世始有橫被。二十四縫以應陰陽，二十四氣也。出自人情，亦無典據也）。釋訓袈裟左衽　偏袒右肩，全幅橫縵之裙，半片倚支之服。禿髮露頂，狗踞狐蹲，非預人倫，實戎狄之風也。豈用茲形，制匹我威儀。此容服之異，九也。

內威儀有同異

內喻曰：玉珮金貂，莫施於樵野；荷衣蕙帶，弗踐於王庭。故應器非靈廟所陳，染衣異朝宗之服。故乘於道者，或順機而軌物；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。是以剪髮文身，仲尼稱太伯之善；反常合道，詩人美棠棣之花。況將反性澄神，隔凡踐聖，而不異其容服，未之有也。故使衣象福田，器繩難量；絲桐弗惑於耳，朱紫無眩於目。輕肥罔狎其體，勢競莫駭其心。故經云：“羅漢者，真人也。”聲色不能汙，榮位不能動。何必鶡冠雀弁，反拘自縛，磕齒噓氣而稱道哉？登木求魚，去之彌遠，刻船待？，何其鄙夫。爾道之劣，九也。

外設規逆順異十

外論曰：老君作範，惟孝惟忠，救世度人，極慈極愛。是以聲教永傳，百王不改，玄風長被，萬古無差，所以治國治家，常然楷式。釋教棄義棄親，不仁不孝，闍王殺父，翻說無愆；調達射兄，無聞得罪。以此導凡，更為長惡，用斯範世，何能生善？此逆順之異，十也。

內法門有漸頓

內喻曰：義乃道德所卑，禮生忠信之薄，瑣仁譏於匹婦，大孝存乎不匱。然對凶歌笑，乖中夏之容；臨喪扣盆，非華俗之訓（原壤母死，倚棺而歌，孔子助祭弗譏。子桑死，子貢吊，四子相視而笑。莊子妻死，扣盆而歌）。故教之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；教之以忠，敬天下之為人君也。化周萬國，乃明辟之至仁；形於四海，實聖王之巨孝。佛經言：識體輪回六趣，無非父母；生死變易三界，孰辯怨親？又言：無明覆慧眼，來往生死中，往來多所作，更互為父子。怨數為知識，知識數為怨。是以沙門舍俗趣真，均庶類於天屬；遺榮即道，等含氣於己親（行普正之心，等普親之意）。且道尚清虛，爾重恩愛；法貴平等，爾簡怨親，豈非惑也！勢競遺親，文史明事，齊桓楚穆，此其流焉。欲以訾聖，豈不謬哉？爾道之劣，十也。

九箴篇下（答九迷論）

周世無機一〓建造像塔二〓威儀器服三〓棄耕分衛四〓教為治本五〓忠孝靡違六〓三寶無翻七〓異方同制八〓老身非佛九

外論曰：夫言者非尚於華辭，貴在中理；歌者非尚於清響，貴資合節。佛經如來說法之

時，諸國天子普來集聽，或放光明遍大千土，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，史冊所書，固無遺漏，未聞天王，詣彼蔥嶺，豈於中華之帝，無善不預道場；邊鄙之君，有緣普沾法座。光明所照，則眾生離苦；而此土何辜，偏無人悟。獨隔恩外，曾不見聞，仰度能仁，不容私簡（彈曰：汝無見佛業，有謗聖愆，何得怨神，唯須自咎也）。求心責實，事舛言乖，詭妄皎然，足稱虛偽，凡夫莫悟，逐影吠聲，而世不能知，其迷一也。

內周世無機指一

內箴曰：夫淳羲麗天，蒙瞍莫鑒其色；震霆駭地，聾夫弗聆其響者，蓋機感之絕也。作暴凶蹠，孔智無以遏其心；結憤野夫，賜辯莫能蠲其忿。亦情性之舛也（《莊子》云：“孔子見盜蹠，盜蹠反責孔子，孔子懼逡巡而退。”《劉子》云：“孔子馬侵野人之苗，野人怒止其馬，孔子使子貢說解焉。野人逾忿，乃遣馬圉者辭焉，野人乃悅也”）。故道合則萬里懸應，勢乖則肝膽楚越，況無始結曠，惱愛與滄海校深；有為業廣，塵勞將巨嶽爭峻。群情不能頓至，故導之以積漸；眾行不可備修，故策之以限分。猶天地三化，始合於自然（《老》云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”）。齊魯再變，乃臻於至道，密雲導於時雨，堅冰創於履霜，皆漸積之謂也。故二皇統化（《須彌四域經》云：應聲菩薩為伏羲，吉祥菩薩為女媧），居淳風之初；三聖立言（《空寂所問經》云：“迦葉為老子，儒童為孔子，光淨為顏回”），興已淳之末。玄虛衝一之旨，黃、老盛其談；詩書禮樂之文，周、孔隆其教。明謙守質，乃登聖之階梯；三畏五常，為人天之由漸。蓋冥符於佛理，非正辯之極談，猶訪道於瘖聾，麾方而莫窮遠邇，問津於兔馬，知濟而不測淺深。因斯而談，殷周之世，非釋教所宜行也。猶炎威赫耀，童子不能正目而視；迅雷奮擊，懦夫不能張耳而聽。是以河池湧泛，昭王懼於誕神，雲霓變色，穆後欣其亡聖（《周書異記》云：“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，江河泉池悉皆泛漲。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，暴風卒起，樹木摧折，天陰雲黑，有白虹之怪”）。豈能超蔥河而稟化，逾雪嶺而效誠？《淨名》云：“是盲者過，非日月咎。”適欲窮其鑿竅之辯，恐傷吾子混沌之情，非爾所知，其盲一也。

外論曰：夫銅山崩，洛鍾應；葭灰缺，月暈虧。未見虎嘯而風不生，龍騰而雲不起，今釋迦所說，佛力最尊；一念運心，無不來應。故凡俗各傾財產，競造塔廟。不吝珠璣，爭陳堂宇。或範土刻檀，寫獯胡之狀；鎔金織素，代夷狄之容。妙盡丹青，巧窮剞劂，一拜一禮，冀望感通。自胡法南漸已來，六百餘載，未聞一人言能見佛，豈胡人頂禮即值如來，漢國虔恭，不逢調御？若化不到此，即是無靈。誑惑人間，空談威力，而世不能知，其迷二也。

內建造像塔指二

內箴曰：左徹慕聖，刻像而拜軒皇；句踐思賢，鎔金而模范蠡。丁蘭允孝，剞劂以代親；顏在資仁，彩璧而圖聖。故使憂喜形乎容色，精誠通乎夢寐，亦其至矣。豈如忉利不還，優填以茲鏤木；堅林晦影，阿輸於是鑄金。托妙相於丹青，寄靈儀於銑鋟。或睹真避坐，寫貌回軀（《感應傳》云：“揚州長幹寺有育王像，人欲摸寫。寺僧恐損金色，不許。造像主乃至心發願，若精誠有感，乞像轉身西向。於是瑣閉高閣，明旦開視，像身宛已西向。遂許圖之”）。神應不窮，由來尚矣。自像流東被，正化南移；夕夢金人，河浮玉馬。神光導於湘水，瑞彩發於檀溪（《感應傳》云：“廬陵發蒙寺，育王像記云，像身出廬陵，三曲瑞光趺出，湘州昭潭，並放光明，照曜崖岸。武昌檀溪寺瑞像，身出檀溪，光映水上”）。長沙摽聚日之姿，廬嶽顯融金之質，其事廣焉，略而言矣。如幹寶《搜神》，臨川《宣驗》，及《徵應》《冥祥》《幽明錄》《感應傳》等，自漢明以下訖於齊梁，王公守牧清信士女，及比丘、比丘尼等，冥感至聖，目睹神光者，凡二百餘人。至如見跡萬山，浮輝滬瀆，清台之下睹滿月之容，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。南平獲應於瑞像，文宣感夢於聖牙，蕭後一鑄而克成，宋皇四摸而不就；其例甚眾，不可具陳。豈以爾之無目，而斥彼之有靈哉？然德無不備者，謂之為“涅槃”；道無不通者，名之為“菩提”；智無不周者，稱之為“佛陀”。以此漢語，譯彼梵言，則彼此之佛，昭然可信也。何以明之？夫佛陀者，漢言大覺也；菩提者，漢言大道也；涅槃者，漢言無為也。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，不知大道即菩提之異號也；稟形大覺之境，未閑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。故莊周云：“且有大覺者，而後知其大夢也。”郭注：“覺者，聖人也，言患在懷者皆未悟，丘與爾皆夢也。”注云：“夫子與子遊未能忘言而神解，故非大覺也。”君子曰：孔丘之談，茲亦盡矣。涅槃寂照，不可識識，不可智知，則言語斷而心行滅，故忘言也。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，蕭然無累，故稱解脫。此其神解而患息也。夫子雖聖，遙以推功於佛。何者？案劉向《古舊二錄》云：“佛經流於中夏，一百五十年後，老子方說五千文。”然而周之與老，並見佛經，所說言教往往可驗，故夫子有言曰：“夫易者無為也，無思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”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？餘今提耳語，子當舍其積迷，而何其晚悟也。支提之制，其流蓋遠。夫且封且樹，比幹以忠勁顯墳；勿剪勿伐，展季以清貞禁壟。四民懷於十善，緬邈輪王之恩，三界尊於六通，昭旌羅漢之德（《正法念經》：“四種人得樹，偷婆漢言塚。謂輪王、羅漢、辟支、如來也”）。況智周十力，德滿四弘，妙辯契於忘言，能垂訓於不測；大明窮於勿照，乃易燭於無幽。故有香炭金瓶，全身遍乎八國；光螺鮮貝，散體周於十方。乍五色凝輝，旋空彰於漢世；八彩分耀，神應顯於吳宮。爾其百鏡靈龕，千花妙塔，掌承雲露，鐸韻

高風；紫柱紅梁，遙浮空界，翔鶤跂鳳，遠接虛方。盡壯麗之容，窮輪煥之美，豈夫高山仰止，不忘景行；崇表峻闕，標樹鴻猷而已哉！無以欄鍐之辯，譏滄海之廣陝；榆枋之智，測昆閬之高卑乎？而汝莫知，其盲二也。

外論曰：夫禮義成德之妙訓，忠孝立身之行本，未見臣民失禮，其國可存；子孫不孝，而家可立。今瞿曇制法，必令衣同胡服，即是人中之師；口誦夷言，便為世間之貴。致使無賴之徒因斯悖逆，箕踞父兄之上；自號桑門，傲慢君王之前。乃稱釋種，不仁不孝，已著於家；無禮無恭，復形於國（彈曰：《禮》云：“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，所為處高，可亦無禮無孝也。”）。斯則門門出梟鏡之子，人人養豺狼之兒，撫臆論心，良可痛矣！天道無親，華夷詎隔，唯德是輔，豈分胡漢？豈可戴巾修善，偏無勝福，禿頂行檀，獨能感果？仁惠豈可俟髡頭，守真無勞毀形貌，而世不能知，其迷三也。

內威儀器服指三

內箴曰：夫玄聖創典，以因果為宗；素王陳訓，以名教為本。名教存乎治成，因果期乎道立，立道既舍愛居首，成治亦忠孝宜先。二義天殊，安可同日而言也？沙門者，乃行超俗表，心遊塵外，威儀進趣，非法不動，容服應器，非道不行。故泥染乃萬質同歸，緇衣為眾采壞色。簡易遵於解脫，條隔象於福田，偏服示有執勞（禮云：“執者袒。”），缺袂便於運役（《論語》云：“褻裘長短右袂，言便於執作。”）。聖制有以，終不徒然。是以舍愛捐親，仰眾聖也；摧棄聲色，遵梵行也；剃除鬚髮，去華競也；俯容肅質，不忘敬也；分衛掃衣，支身命也；言無隱曲，離邪佞也；和聲怡氣，入無諍也；吐納安詳，慎辭令也；世貴莫屈，守貞勁也；清虛恬淡，順道性也；邪相不撓，住八正也；顏下色敬，潛眾病也；人天崇仰，三業淨也；窮玄極真，取究竟也；廣仁弘濟，亦忠孝之盛也。道士則不然。言慕道而心不染真，謂舍家而形不變俗，戴圓冠無玄象之鑒，履方屨闕地理之明。著南鄭反漢之巾，把公旗誅家之笏，飾道昱禍宋之服，曳孫恩敗晉之裳；生常之業莫廢，庸隸之役無恥，狎世則忠孝之禮虧，求仙則高尚之道缺；猶蒼蠅招白黑之論，蝙蝠有鳥鼠之譏，蓋妖惑之儔矣。爾不自見，其盲三也　（《正法念經》云：“譬如蝙蝠，人捕鳥時入穴為鼠。人捕鼠時出穴為鳥。今之祭酒蓋然，畜妻子謂有慈愛，勤耕稼謂不毀髮膚，王役課調則謂出家。亦猶蝙蝠之出入也”）。

外論曰：夫聖人應世，本以濟益蒼生，仰觀俯察，利安群品。是以味草木，合五穀之精；植桑柘，充八蠶之纊。故垂衣裳，存稼穡，立稷正，置司衣，以利百姓，於是乎在。若一女不織，天下為之苦寒；一男不耕，天下為之少食。今釋迦垂法：不織不耕，經無絕

粒之法，田空耕稼之夫，教闕轉練之方，業廢機紝之婦。是知持盂振錫，糊口誰憑？左衽偏衣，於何取托？故當一歲之中，饑寒總至，未聞利益，已見困窮，世不能知，其迷四也。

內棄耕分衛指四

內箴曰：謀道不先於食，守信必後於饑。是以桀、溺矜耕，孔子譬諸禽獸；樊須學稼，仲尼譏於小人。稷下無位而招祿，高其賢也；黔婁非仕而獲賜，尚其清也。善人之道，何必耕稼？吾請言之。釋教驗於因果，該三世之洪源；仙道尚於金玉，勞一生之虛費。何者？夫賢愚壽妖，信於指掌，貧富貴賤，昭於目前。報應則形影無差，業緣亦聲響不異，此其旨也。未見服丹不死，餌液長生。《古詩》云：“服食求神仙，多為藥所誤；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”寄語後世人，道士慎莫作；言虛棄功夫，浪夭年壽也。汝有轉練之方，何因更請田地？又談織紝之婦，必知並畜妻房。故應道士專耕，女冠勤織，何為莫充糊口，恒闕資身？如其不織不耕，即墮負處，竊見樓觀黃巾，脫鹿皮而耩地；玄都鬼卒，舍橫帔而偶耕。既無絕粒之人，頗慚容作之倦。自舂自磨，餧在其中，勞形怵心，何道之有？尋漢安元年，歲在壬午，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：“男女有和合之法，三五七九交接之道。其道真決，在於丹田，丹田玉門也。唯以禁秘為急，不許泄於道路，道路溺孔也。”呼為師友父母，臭根之名。又云：“女兒未嫁者，十四已上，有決明之道。”故《注五千文》云：“道可道者，謂朝食美也。非常道者，謂暮成屎也。兩者同出而異名，謂人根出溺；溺出精也。玄之又玄者，謂鼻與口也。”陵美此術，子孫三世，相繼行之。汝法如是穢亂生民，若勸百姓依汝法行，則不孝不恭，世出豺狼之種；無禮無義，家生梟鏡之兒，明矣！夫辯奇貨者，采驪珠不忌九洄之深；求華璞者，追藍琰無憚三襲之險。貴其寶也。慕至道者，窺其戶牖，輕勢利於鴻毛，入其隩隅，忽榮位於脫屣。重其真也。故能使倦夫不愛其力，貧客不吝其財，蓋希冥益，非其迷也。至若仙術誕妄，源流久矣。韓終、徐福，始詐於秦邦；文成、五利，紹偽於漢國。敘控鶴，弗克陵雲之實；言餐霞，莫睹療饑之信。致有猱猿蜃蛤之論（曹植《辯道論》云：“仙人者，黨猱猿之屬，與世人得道，化為仙人。夫雉入海化為蛤，燕入海化為蜃，當其徘徊其翼差池，其羽猶自識也。忽然自投，神化體變，乃更為魚鱉，豈復識翻翔林薄，巢垣屋之娛乎？牛哀病而為虎，逢其兄而噬之。若此者，何貴於變化耶”），係風捕影之談。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，廢石田者以難藝也，賤左道者以虛偽也。蓋撿實則積其所同，究虛則集其所異；理符則世重，情詭則物違。故常事耳，豈曰迷乎？卑道尊佛，不亦可矣，而弗自知，爾盲四也。

外論曰：夫國以民為本，本固則邦寧。是以賜及育子之門，恩流孕婦之室。故子孫享祀，世載不虧，雖至孝毀躬　不令絕祀。故得國家富強，天下昌盛。未聞人民雕盡，家國可存。今佛教即不妻不娶，名為奉法，唯事早逝，號得涅槃。既闕長生之方，又無不死之術？斯一世之中，家國空矣！俗人雖欲求福，不知形命以殘，競慕家安，豈覺宗禋久滅？可謂畏死而服苟吻，懼溺而赴長河。且天皇地皇之世，無佛而祚延；後趙後魏已來，有僧而運促。正由真偽混雜，禮樂不調，世不能知，其迷五也。

內教為治本指五

內箴曰：夫澄神反性，入道之要門，絕情棄欲，登聖之遐本。故云道高者尚，德弘者賞。以道傳神，以德授聖，神聖相傳，是謂良嗣。塞道之源，伐德之根，此謂無後。非云棄欲為無後也。子不聞乎？昔何尚之言，釋氏之化，無所不可，諒入道之教源，誠濟俗之稱首。夫行一善則去一惡，去一惡則息一刑；一刑息於家，則萬刑息於國。故知五戒十善，為正治之本矣。又五戒修而惡趣滅，十善暢而人天滋，人天滋則正化隆，惡趣衰而災害殄（《正法念》經云：“人不持戒，諸天減少阿修羅。盛善龍，無力惡龍。有力惡龍，有力則降霜雹。非時暴風疾雨，五穀不登，疾疫兢起，人民饑饉，互相殘害。若人持戒多，諸天增足威光，修羅減少，惡龍無力，善龍有力。善龍有力，風雨順時，四氣和暢，甘雨時降，穀稔豐登，人民安樂，兵戎戢息，疾疫不行”）。猶屏薪去草，益重而難彰，絕焰息煨，績微而易顯。且強骨弱氣，李叟之至談；實髓愛精，仙家之奧旨。今反謂淫欲為妙訓，妻子為化源，宗老而毀其言，鎙仙而棄其術。且愛犬馬者，貴其識恩，嫉梟獍者，惡其反噬。爾則警夜代勞，功劣於犬馬；逆鱗反舌，釁深於梟鏡。雄虺九首，不其然乎？載鬼一車，籲可畏也。且運祚修短，雖曰天命，興替延促，抑亦人符。故堯、舜、禹、湯，咸享嘉壽，桀、紂、幽、厲，無終永年。姬發履道而齡長，嬴政刑淫而祚短（陳思論昔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召、太公、並享百年之壽，七聖三賢，並行道修政。聖治天下，不足損神。賢宰一國，不足勞思，是以各盡其天年。桀放鳴條，紂死牧野，犬戎殺幽，厲王不終。周祚八百，秦滅於二世。此時本無佛僧也）。謨誥在目，非曰虛談，豈無佛而祚延，有佛而運局？談何容易！談何容易！惜哉！吾子自貽伊戚，良足歎矣；昏若夜遊，爾盲五也。

外論曰：夫孝為德本，人倫所先，莫大之宗，固惟恃怙；昊天之澤，豈曰能酬？故生盡溫清之恭，終備墳陵之禮。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，捐茲草野，多出財賄，營我塔廟。遂使愚夫惑亂，廢茲典禮，考妣棺柩，曾無封樹之心（彈曰：觀夫上皇之世，不行殯葬之禮。始於塋周窀穸之事，故有藤緘槨櫝，瓦掩虞棺，皆起於中古也。暨周文之日，以

骸骨暴露於野，因收而藏之，始行葬禮。故云：葬者，藏也。欲人之所不見，是以夫子病篤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孔子聞曰：吾其欺天乎？當選不毛之地，不封不樹，唯棘唯欒。言俯同末世，行於葬禮。蓋未能免俗）；戎狄屍靈，翻盡雕莊之妙。且神不享非其族，物不祀非其先，不敬其親，而敬他人，其此謂矣。且水葬、火葬，風俗不同。埋屍、露屍，鄉邦本異。舍己徇他，用為求福，豈知土壤斯異，各自而然。世不能知，其迷六也。

內箴忠孝無違指六

內箴曰：導啞聾者，必俯仰而指撝；啟愚滯者，亦提耳而舉掌。夫人倫本於孝敬，孝敬資於生成。故云：非父母不生，非聖人不立，非聖者無法，非孝者無親。此則生成之義通，師親之情顯。故顏回死，顏路請子之車。孔子云：“回也視餘猶父，餘不得視回猶子。”蓋其義也。且愛敬之禮異，容不出於二理；賢愚之性殊，品無越於三階。故生則孝養無違，死則葬祭以禮。此禮制之異也。小孝用力，中孝用勞，大孝不匱，此性分之殊也。比夫釋教，其義在焉。至如灑血焚軀之流，寶塔仁祠之禮，亦敬始慎終之謂也。暨於輪王八萬，釋主三千（《阿育王經》云：王殺八萬四千宮人，夜聞宮中有哭聲，王悔為造八萬四千塔。今此震旦亦有在者。釋提桓因天上造三千偷婆），竭溟海而求珠，淨康衢而徙石，蓋勞力也。總群生為己任，等含氣於天屬，棲遑有漏之壞，負荷無賴之儔，蓋勞心也。回軒實相之域，凝神寂照之場，指泥洹而長歸，乘法身而遐覽，斯不匱之道也。暨乃母氏降天，剖金棺而演句；父王即世，執寶床而送終（《智度論》云：“淨飯王終，佛自執繩床一腳。”至闍維處，示於後世，一切眾生，報生養之恩）。孝敬表儀，茲亦備矣。教棄骸骨，從何而至哉？且經勸屍陀，普施飛走，意存宿債，冀免將來。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，失禮之本，而云螻蟻何親，禽獸何疏？生既以身為逆旅，死當以天地為棺槨，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，輕生重死之弊也。求仙道者，或負笈從師，擔簦遠嶽，披蘿緝蕙，鳥曳熊經，金灶罕成，玉華難覩，凝髓化骨，空致斯談；載憑螭，未睹其實。或捐骸地肺，喪骨天台，生闕蒸養之恩，死無冥益之利。例心危於庶物，邪網掛於群生，九族延毀正之殃，六親招罔聖之業。攀危據朽，諒足寒心。傲然不懼，何愚之甚？爾盲六也。

外論曰：夫華夷語韻不同，然佛經稱“釋迦牟尼”者，此是胡語。此土翻譯乃曰“能儒”。能儒之名，位卑周、孔，故沒其能儒之劣名，而存釋迦之戎號。所言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”者，漢言“阿無”也。耨多羅，上也；三藐三，正遍知也；菩提，道也。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，老莊之教，胡法無以為異，故不翻譯。又“菩薩摩訶薩”者，漢言“大善心眾生”，此名下劣，非為上士。掩其鄙稱，亦莫有翻。凡不譯之流，其例如

是。蒙覆世俗，惑亂物心。然厭舊尚新，流蕩之常弊；惡同好異，恒俗之鄙情。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賓，弱喪有忘歸之客。世不能知，其迷七也。

內三寶無翻指七

內箴曰：夫名無得物，蓋謂實賓。豈以順世假談，格玄聖之優劣？夫荀家以首名質，仲氏將山制名。山高於丘，仲仁未弘夫子；首總於耳，荀德不逮老聃。能儒之名，何容遂卑周孔？然釋迦之號，義含多種，遍能貫於萬德，不可以仁偏訓通。仁絕於四句，安得將能定翻述者？事不得已，強復存其舊號耳。又言道家舊有正信遍知，道與菩提不異者，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名，核實尋源，豈得斯號？夫上法高勝，道義清通，正實翻邪，真由反偽。今符書咒詛，不可謂正；薰蕕混雜，不可謂真（《道士畏鬼章符》云：“左佩太極章，右帶昆吾鐵，指日即停輝，擬鬼千里血。”造黃神越章殺鬼，又造赤章法亦殺人）。守雌羨下，非名為上（《老》云：“莫若守雌”，又云：“道性近水”）；鉗口膠目，安得稱道（《莊子》云：“膠離朱之目，鉗楊墨之口”）？猶舂鳥囀哢，或似於歌；鳥無能歌之實。秋蟲蠹木，或近於字；蟲闕解字之真？名實斯濫，蓋此之謂也。又疑菩薩不翻，茲謬益甚。《書》云上聖達於鴻螟，皆有蟲稱。經言：多足二足，如來最尊。然騑蟄通於含靈，眾生豈越凡聖，大心之稱，非為下劣。子雖洗垢求疵，無損南威之麗；捧心學疾，未變西施之妍。當更為爾陳其指掌。“釋迦”是佛顯名，“菩提”是法尊稱，“菩薩”為僧導首。三寶勝號，譯人存其本名。非如朱門玉柱之讖，陽父陰母之謠（《黃書》云：“開命門，抱真人，嬰回龍，虎戴三，五七九，天羅地網開朱門。進玉柱，陽思陰，母白如玉，陰思陽，父手摩捉”）。號馬屎為靈新，呼口唾為玉液（呼叩齒為天鼓，咽唾為醴泉，馬屎為靈薪，老鼠為玉璞。出《上清經》）。事鄙而怯彰，辭穢而難顯。猶靈鳳以容德希睹，鼢鼠以醜懼潛形，雖隱質事同，嗤妍異矣。冥焉不知，爾盲七也。

外論曰：夫聖人應化，隨方接引。在胡則禿髮露頂，處漢則端委搢紳，此華夷之常形，非教方之勝負。若佛苟令去茲冠冕，皂服披緇，棄我華風，遠同胡俗，則不能兼通冠冕，便是智力不周。何謂隨方現形，而為設教；苟若不能，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，非中華之大聖。豈有禿髮之訓，施於正國？若漢學胡形，剪髮便名事佛；則應胡習漢法，著巾亦為奉道。是知露頂括髮，鄉俗不同。嗟乎！士民用為修善，可謂貴鄰室之弊襜，賤自家之黼黻。世不能知，其迷八也。

內異方同制八

內箴曰：夫至道應運無方，聖賢乘機引物。子居九夷，不患其陋。禹入裸國，欣然解裳，姬伯適越而文身，武靈順世而胡服，雖復筌蹄異術，而魚兔之功齊矣。況變俗緘心，毀形結志，去簪纓以會道，棄鬚髮以修真，聖製不徒，其有致矣。但仁義變於三遊，盜蹠資於五善，聖教綿遠，終使鼠璞濫名（《劉子》云：“周人謂死鼠為玉璞”），玄化幽微，遂令雞鳳混質（《文子》云：“楚人以山雞為鳳”）。故九十五種騰譟於西戎，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。至如優婁佉子之論，衛世師主之經（《涅槃》云《衛世師論》也），吉頭夷羅之仙（火仙外道名“吉波頭”，水仙外道名“夷叔羅”），末伽闍夜之道（若提子斷見外道也）；或托水火而要聖，憑日月而翊神，執四大以非因，指三業為無報。滯識將冥山等闇，邪心與昧穀同昏，如斯之流，西土之邪論也。其次鬼笑靈談，安歌浩唱；吞刀吐火，駭仲卿之庸心；漱雨噓風，驚劉安之淺慮。或身佩中黃之籙，口誦靈飛之符，蹈金闕而遊神，憑玉京而洗累。若此之例，東區之異學也。並皆邪網覆心，倒針刺眼，深持惑塹，高築疑城，各抱一隅，迷淪於三界。爭守二見，沈晦於九流；識體輪回，無明翳其住本；心用浮動，取相溺其長源。大聖道眼預觀，隨機授藥，誕質西土，正教東流。疾重則親降醫王，患輕則寄方遙授，偏裨以剪梟獍，重將而戮鯨鯢。此亦釋門和扁之術，法王孫吳之勢也。聖無二制，容服義均，猶清濟濁河，歸滄海而同味；綠膺絳頸，集須彌而共色。衝和子曰：璿璣文者，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，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，駐采延華。儻至三五百年，以此為真耳。長生久視，義在於斯。今之道士，所學之法，不復以此為念。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。若不復貴此身者，不如專心學佛道，佛道營練精神，日明日益。甚有名理定慧之法，孱然可修，何勞勤苦？自名道士，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？學又不專，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。何不去鹿巾，釋黃褐，剃鬚髮，染袈裟，而歸依世尊耶？世間道士經及行道，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（言采佛家經論，改作道書。如《黃庭》《元陽》《靈寶》《上清》等經，及《三皇》之典，並改換《法華》及《無量壽》等經而作），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（言改坐禪之名，為思神之號）。上清尤高，而未逾上界之域；太清仙法，又棄置而不論。未知何法取異佛家，而稱為道士也？其得意者，當師佛矣。子是南人，躬學茅山道士衝和子之法。衝和子與陶隱居，常以敬重佛法為業，但逢眾僧，莫不禮拜；岩穴之內，悉安佛像，自率門徒，受學之士，朝夕懺悔，恒讀佛經。案璿璣抄文，衝和所制，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。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：“去朔耳聞音聲，茲晨眼受文字，或由頂禮歲積，故致真應來儀。正爾整拂藤蒲，采汲花水，端襟儼思，佇聆警錫也。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。”汝師事佛敬僧，曾無異說，爾何自陷，違背本宗？不義不仁，罪招極法。《牟子》論云：“堯、舜、周、孔、老氏之化，比之於佛，猶白鹿之與麒麟。”而子不能悟，其盲八也。

外論曰：天皇九紀之前，書契未作。太昊六爻之後，文字乃興。自爾已來，漸弘載籍；前賢往聖，皆著典墳，揖讓幹戈，備陳篆冊。所以左史右史，記事記詞，直筆直言，無矯無妄。《魏書·外國傳》，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並曰：“桑門浮圖經，老子所作（彈曰：浮圖經者，《魏略》及《西域傳》云：臨猍國有神人，名曰沙律之所傳也。沙律年老髮白，常教人為浮圖。人有災禍及無子者，勸行浮圖齋戒，令舍財贖愆。臨猍王久無太子，其妃莫耶因祀浮圖，而生太子。遂名其子為浮圖焉。前漢哀帝時，秦景使月氏國，王令太子口授於景。所以浮圖經教，前漢早行。六十三年之後，明帝方感瑞夢也。考秦景傳經，不云老說。案晉世道士王浮改《西域傳》為《明威化胡經》，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，變身作佛，方有佛興。蓋誣罔之極也。但罽賓去此萬里已還，秦漢至今，商人蕃使相繼不絕，莫傳老子在彼，《化胡》說浮圖經及身作佛，未之聞也。縱使老為浮圖，始是報恩。供養舍利，方顯聖德，何名誕哉）。”袁宏《後漢紀》云：“老子入胡，分身作佛。”道家經誥，其說甚多（檢袁宏《漢記》，本無老子作佛之文。即日朝廷博識者多，豈可塞耳偷鈴，指鹿為馬？何愚之甚也）。《明威化胡》等經並云：胡王不信老子，老子神力伏之，方求悔過，自髡自剪，謝愆謝罪。老君大慈，湣其愚昧，為說權教，隨機戒約。皆令投陀乞食，以制凶頑之心；赭服偏衣，用挫強梁之性。割毀形貌，示為剝劓之身；禁約妻房，絕其悖逆之種（彈曰：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，玄都會聖，仍為燕爾之坊，至德清虛，便是同牢之觀也。既學長生，汝恒對婦，親慕李氏，皆須養兒。但李耳之宗，人人取婦；張陵、張魯，世世畜妻。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，係師嗣師之別號。魏晉已來，館中生子，陳梁之日，靜內養兒。喚婦女為朱門，呼丈夫為玉柱。淫欲猥濁，出自道家，外假清虛，內專濁泄，可恥之甚矣）。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，宜令刳腹洗腸；深罪約以嚴刑，必須誅宗滅祀。但此土君子，夙稟道真（檢《漢官儀》云：景帝已來，於國學內立道館，以教學徒，不許人間別立館舍。孝梁陳齊魏之前，唯以瓠盧成經，本無天尊形像。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云：道無形質，蓋陰陽之精也。《陶隱居內傳》云：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，隔日朝禮。佛堂有像、道堂無像。王淳《三教論》云：近世道士，取活無方，欲人歸信，乃學佛家，制立形像。假號天尊，及左右二真人，置之道堂，以憑衣食。梁陸脩靜亦為此形），無勞禿頂；本遵至訓；詎假髡頭？可謂身無愆疵，而樂著杻械；家無喪禍，而念居縗絰。昏戇之甚，良可悲痛！昔漢明感夢，此法始來，還令胡人立廟，漢士不許遵行。魏承漢軌，還依舊貫。石勒之日，念其胡風，與僧澄道人嬌足毛羽，避役之流，競為剪剃。世不能知，其迷九也。

內老身非佛指九

內箴曰：大廈為眾材所成，群生非一人可化。故十方聖智，比塵沙而不窮；八萬法門，

傾河海而莫測。故有此聖彼聖，殊方類於比肩；前佛後佛，異世同於繼踵。像正差降，淨穢區分，懲惡勸善，其流一也。且周孔世訓，尚無改於百王；鄒孟劇談，猶垂美於千載。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，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？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，群萌絕登道之期。又先譏十異，後讚一同，首軸之間，毀譽矛盾；卷舒之際，向背參商。掩目盜裘，信有斯諺。夫真偽相形，猶禾莠之相類，善耘者存禾而去莠，求道者亦依真而舍偽。沙門之勝，宗流久矣。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（如《法本傳》），吳王屈節於康會（《吳錄》云：“吳主問僧會：佛法何以異俗？答曰：為惡於顯，人得而誅之，為惡於隱，鬼得而誅之。”《易》云積善餘慶，《詩》詠求福不回。雖儒俗之格言，亦佛法之漸訓也），曇始延魏君之席（《魏錄》云：“拓拔燾用崔皓之說，遂滅佛法，悉毀像燒經，驅僧還俗。曇始以正旦杖錫法衣，立於城門。門者白燾，燾命斬之。三刀而不傷，刑者白燾，燾自取佩刀，又如前斫。乃內始於虎圈，虎閉眼伏頭，燾乃試置天師圈側，虎鳴吼欲噬，燾乃知佛化清高，黃老所不及。延始上席謝之”），道林登晉主之床。秦世道安，榮參共輦；趙邦澄上，寵懋錦衣（《符書》云：“符主出遊，命安師共輦坐。”《高僧傳》云：“石虎號澄為大和上，衣以錦繡，每上殿，敕王公等扶舁之”）。皆道降極尊，德回萬乘，良有以也。黃老之術，由來不競者，費才以挽勝損躬，崔浩以邪誣喪體（《魏書》云：“崔皓、寇謙之勸拓拔燾滅正教，燾後身發惡疾，乃誅崔、寇二人”），薑斌以集詐徒質，王浮以造偽殃身。皆驗之於耳目，非取與之虛談。其崇敬也如此，其疵譴也如彼。夫顏、閔遇於孔門，摽德行之首，蘇、張逢於鬼谷，居浮詐之先。非獨人性之優劣，亦所習之真偽也。且賢佞相濫，佞泄而賢彰；聖詐難分，詐窮而聖顯。猶蛇床與蘼蕪類質，達方者辨其容；苟吻與素華齊根，曉藥者分其性。是以公旦黜而還輔，孔門虛而復盈，有自來矣。自漢明挽試，邪見折鋒，慧日凝輝，法云舒蔭。薑、潘舍家入道，呂、焦棄偽從真，曹、馬傳燈而不窮，秦、魏湧泉而無竭。汝言始於澄、石，不亦誣哉！自黃老風澆，容服亦變，非道非俗，諺號閹人，善詛善罵，古名鬼卒。其救苦也，則解髮繫頸，以繩自縛，牛糞塗身，互相鞭打。其法律也，若失符籙，則倒銜手板，逆風掃地，楊枝百束，自斫自負。盜奏章也，則匍匐灰獄，背負水漚（出道士孫氏法儀）。責罰尤重，同奴隸之法。罪譴銜伏，比畜生之類。然釋門鍾磬，集眾警時，漢魏已來，道家未有金剛師子，護法善神。蓋佛教之所明，非黃領之先構，亦效他勝範，竊我聖蹤耳。故顏之推云：“神仙之事，有金玉之費，頗為虛放。華山之下，白骨如莽，何有得仙之理？”縱使得仙，終當有死，不能出世，餘勸汝曹學之。佛家三世之事，信而有征，家業歸心，勿輕慢也。原夫四塵五蔭，剖折形有；六舟三駕，運載群生。萬行歸空，千門入善，辯才智慧，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？明非堯、舜、周、孔、老、莊所及，故著《歸心篇》以誡子弟。爾不能知，其盲九也。

有考古通人，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，閱開士辯正之談，詳而議之，發憤興歎。欲使邪正異轍，真偽分流，定其是非，以明得失。冀後進者永無疑焉。

通人曰：“餘觀造化本乎陰陽，物類所生，起乎天地。曆三古之世，尋五聖之文，不見天尊之神，亦無大道之像。案《靈寶九天生神章》云：‘氣清高澄，積陽成天；氣結凝滓，積滯成地。人之生也，皆由三元養育，九氣結形，然後生也。’是知陰陽者，人之本也；天地者，物之根也。根本是氣，無別道神。”

君子曰：“道士《大霄隱書》《無上真書》等云：‘無上大道君，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，七寶玄台金床玉兒，仙童玉女之所侍衛，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。’案《神仙五嶽圖》云：‘大道天尊治大玄之都、玉光之州、金真之郡、天保之縣、元明之鄉、定志之里，災所不及。’《靈書經》云：‘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。’《五嶽圖》云：‘都者，睹也。太上大道，道中之道神明君，最守靜居太玄之都。’《諸天內音》云：‘天與諸仙，鳴樓都之鼓，朝晏玉京，以樂道君。’推此謬談，則道君是天之神明，既屬州縣，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。如佛家經論，三界之外，名出生死，無分段之形，離色心之境，何得更有寶台、玉山、州郡、鄉里？虛妄之甚，轉復難矜。但道家偽說，無跡可觀，習俗生常，為日已久，眾邪競敘，互有不同。如欲正名，理須詳悉。今略出緣起，隨而判之。案《周禮》，自堯已前未有郡縣，舜巡五嶽始見州名，《尚書》《禹貢》方陳州號。春秋之時，縣大郡小，以郡屬縣。漢高已來，以縣屬郡，典誥所明。九州、禹跡、百郡，秦並是也。縱有道在天上，猶應觸事無為，何因戶屬鄉居，與凡不異？既有州縣，即有官民。州牧郡守，姓何名何？鄉長里司，誰子誰弟？並是管學道士，無識黃巾，不悉古今，未窺經史，見人間置立州縣，亦言天上與世符同，保偽為真，良可羞恥。其根脈本末，並如《笑道論》中委出也。”

通人曰：“莊周云：‘察其始而無生也，非徒無生，而本無形。非徒無形，而本無氣。恍忽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。人之生也，氣之聚；聚則為生，散則為死。故曰：有無相生也；萬物一也。何謂一也？天下一氣也。’推此而談，無別有道，高處大羅，獨稱尊貴。”

君子曰：“《陽氣黃精經》云：‘流丹九轉，結氣成精，精化成神，神變成人。陽氣赤，名曰玄丹；陰氣黃，名曰黃精。陰陽交合，二氣降精，精化為神，精神凝結，上於九天。九天之氣，下於丹田，與神合凝，臨於命門。要須九過，是為九丹，上化下凝，以成於人。’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。”

通人曰：“古來名儒，及河上公，解五千文，視之不見名曰夷者，精也。聽之不聞名曰希者，神也。摶之不得名曰微者，氣也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。故知氣體眇莽，所以迎之不見其首；氣形清虛，故云隨之不見其後。此則敘道之本，從氣而生。所以《上清經》云：‘吾生眇莽之中，甚幽冥。幽冥之中，生乎空同。空同之內，生於太無。太無變化，三氣明焉。一氣青，一氣白，一氣黃。故云：一生二、二生三。’案《生神章》云：‘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為一，是主人法體。精是精靈，神是變化，氣是氣象。’如陸簡寂、臧矜、顧歡、孟智周等《老子義》云：‘合此三乘，以成聖體。’又云：‘自然為通相之體，三氣為別相之體。’撿道所宗，以氣為本。考三氣之內，有色有心，既為色心所成，未免生死之患，何得稱常？”君子曰：“原道所先，以氣為體，何以明之？案《養生服氣經》云：‘道者，氣也。保氣則得道，得道則長存。神者，精也。保精則神明，神明則長生。精者，血脈之川流，守骨之靈神。精去則骨枯，骨枯則死矣。故莊周云，吹呴呼吸，吐故納新，彭祖修之以得壽考。’校此而言，能養和氣以致長生，謂得道也。”

通人曰：“縱使有道，不能自生，從自然出。道本自然，則道有所待，既因他有，即是無常。故老子云：‘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’王弼之言，天地王道，並不相違，故稱法也。自然無稱，窮極之辭。道是智慧靈知之號。用智不及無智，有形不及無形。道是有義，不及自然之無義也。”

君子曰：“《易乾鑿度》云：‘昔燧人氏仰觀鬥極以定方名，庖羲因之而畫八卦，黃帝受命，使大撓造甲子，容成次曆數。’五行九宮之說，自此而興。故說卦云，陽取九者，立天之道；曰陰與陽。陰二陽一，則天有三焉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剛二柔一，則地亦有三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，義二仁一，則人亦有三。三三合九，陰陽相包以成萬物。不聞別有道神處大玄都，坐高蓋天，上羅三清，下包三界，居七英之房，出九宮之上，行神布氣，造作萬物。豈非惑亂，陷墜人間耶？校功則業殊，比跡則事異。沙門旌德而靡違，道士言行而多過，立不刊之遐跡，建不朽之玄猷。洋洋乎弗可尚也，其唯釋教歟？豈以拗堂小水，匹憑夷大波者哉？非所類矣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